

俳也

一列湛藍中， 出現兩點紅

寫風花雪月的東西給你，也從不用崇拜赫塞，勞倫斯、濟慈、卡繆、尼采之類的話語拮弄你，這些矯情炫耀的東西算什麼，又能代表什麼？不喜愛浮幻不實，並非表示我超然自雄，只能說我瘦，但是瘦得結實。

人說我大抵拘謹隨和，但我以為自己是狂野的，充分純淨，充分狂野，並且感情濃郁，童心未泯。的確，我沒有讓房間裏亂過，也沒有邋遢過，我以為這是對人，對生活敬重的一種禮貌，但是如果必要，我會讓東西雜然紛陳，也會穿着整齊跳入溝裏打滾，不皺一分眉頭。妳呢？也把我當成拘謹的漢子，而從沒有注意過我的頭髮因為不愛受塗油抹水的拘束而任它飄揚麼？

我手裏有兩張卡片，一張是妳寄來的，一張是我原本打算寄給妳的。想起妳時，我就急切的把妳寄來的那張拿出來瞧瞧，而想起我們的傲慢時，我就忍不住要摸摸我做的這張，然而我永遠不忍，也不會把它寄給妳，它與我深藏的心意相悖，何況我堅信有一天我們還會相遇。

思緒恆常是矛盾的，當我想起妳，就趕着要告訴妳什麼，真的拿起紙筆，却又苦苦茫然不知所云，也許，妳又嬌嗔着臉開始頓足了吧？

還記得我向妳述說搭飛機飛過妳住的地方那件事嗎？如果問我此刻思念妳到何種程度，我仍記得今天是妳的生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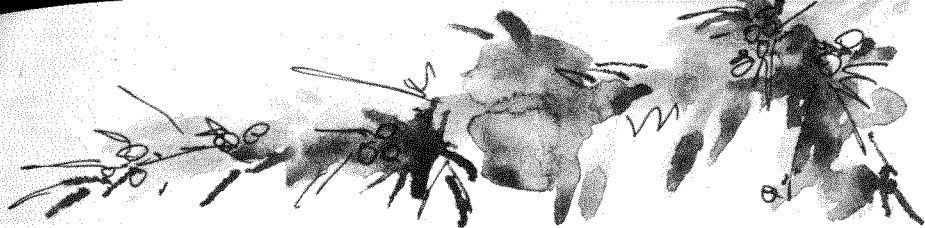
將髮交給四面八方的風
將憂愁交給笑容

將明日交給不可信託的雲

即使蒼涼，也是微微的了……

曉安，西風亞。

一九七七，四，廿一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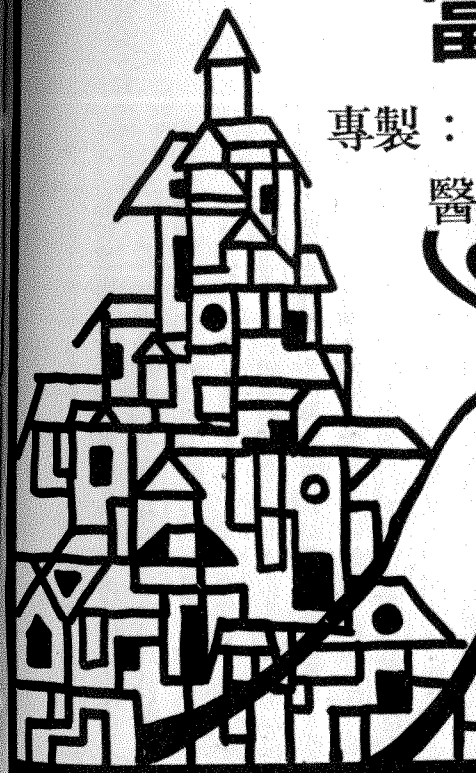


富梨服裝社

專製：
醫護人員制服

合身好穿

地址：
台中市西區樂羣街28號



註冊一完，那張白紙就一直積壓著。倒不是沒胆子寄回去，而是厚不起那顏面。儘管，數字並不代表什麼，一紙成績也不足以付出一百多個日子的代價。但，自己又何嘗真正在書本上堅持過什麼。九千零一十五元、一百多個日子、父母幾年來牽繫著的期望，只被虛擲於嬉笑怒罵中……

三月初，一狠心，把那張白紙寄了回去。二天後，在三月的陽光下，看姐姐的來信。薄薄的三張紙，却如一股重量，直拽著我往下沈。就連周圍，企盼了一整季的陽光，也似乎沈甸甸地沈了下來。是該沈重了下來，浪擲了三年的日子，壓下來，怕不也有千山萬山了。原想走回房間，一返身，又逃回了學校。怕一拉開房門，又見那一屋子的狼藉和那荒唐了幾天的影子……

逃回學校，逃入地下的小教室，却怎麼也逃不開廿年來，姐姐的第一次譴責：「……不要以為分數打得嚴，補考的人多就心安理得……我覺得你目前有些本末倒置，應該把功課唸好，有剩餘的時間、精力再去找娛樂、消遣；你反而以剩餘的時間用來準備功課、應付考試。我相信你一整學期在書桌上沒呆過幾天；我希望你除了不夠用功外，沒有逃課，否則你真叫我失望！」五六年來，第一次有沒法欲泣的衝動。那些笑聲，那些一向很以為是的生活目的，一下子退得好遠好遠……

父母的背影，那每次總給我一陣索慄的背影，翻湧了上來。而那雙手，那每學期初，接過父親近一個月薪水的雙手，竟一下子灼熱了起來。如何能用同樣的雙手在球場、在海報、在草地上消磨掉每一個日子。眼前突然一陣模糊，桌上多了幾滴晶瑩的淚珠。

夜漸沈，人聲漸遠，在決心和懺悔中我默默地彈去那厚積的灰塵……